



性理大全書卷之九

皇極經世書三 邵伯溫解

觀物由篇之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

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坤謂之物則天地亦物也天地

有物之大者身既謂之物則亦有所盡也然有所謂悠

久無疆者固未嘗盡也

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天地之道不

過陰陽剛柔而已



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
天地至文之謂也

陰陽消長而為寒暑一寒一暑而四時成焉剛柔交錯
而有夷險一夷一險而四維成焉四時者天地之道四維
者天地之理也萬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萬物由是而
生由是而成斯所以為大者也

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而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
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歟

大成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生物之資始資
生可謂大矣然而不自以為大故能成其大也

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
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
剛一柔交而天地之用盡矣

天圓故主動地方故主靜動之始則陽生本乎動者也
天雖主動動之極則陰生有時而靜矣靜之始則柔生
本乎靜者也地雖主靜之極則剛生有時而動矣此
所謂一重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蓋言其體則天
動而地靜言其用則天有陰陽陰靜而陽動也地有柔
剛柔靜而剛動也是天地皆有動靜也此所謂一陰一

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
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
太陽靜之小者謂之少陰

統言之則曰陰陽剛柔陰陽剛柔又有小大則為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也

太陽為日

日者至陽之精也故太陽為日在地則為火先天圖以
乾為日乾之位在正南

太陽為月

月者至陰之精得日氣而有光故太陽為月在地則為

水先天圖以兌為月兌之位在東南

少陽為星

星者日之餘有光而見故少陽為星在地為石先天

圖以離為星離之位在正東

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地之體盡之矣

辰者天之土不見而屬陰故少陰為辰在地則為土先
天圖以震為辰震之位在東北

太柔為水

水者天下至柔之物也其性潤下故柔為水在天則
為月先天圖以坤為水坤之位在正北

太剛為火

火者天下至剛之物也其性炎烈故大剛為火在天則為日先天圖以艮為火艮之位在西北

少柔為土

土之為物亦柔也其性輒緩故少柔為土在天則為辰先天圖以坎為土坎之位在上西

少剛為石

石亦剛物也其性堅故少剛為石在天則為星先天圖以巽為石巽之位在南此圖繫辭所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是也此所謂伏羲八卦

也。或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

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

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

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

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

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

於石而未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然後有水。金者

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捨五行而不用

哉。五行在其間者此之謂也。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

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

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終始而未嘗不同也。此皆有至理。在乎信道者詳考焉。

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混成一體謂之大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

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爰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万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万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万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万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穷理尽性以至於命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曰為暑

太陽為日暑亦至陽之氣也

月為寒

太陰為月寒亦至陰之氣也

星為晝

少陽為星晝亦屬陽

辰為夜

少陰為辰夜亦屬陰

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及之矣

日月星辰交而後有暑寒晝夜之變有暑寒晝晝晝

夜之變而後歲成焉

水為雨

雨者水氣之所化

火為風

風者火氣之所化

土為露

露者土氣之所化

石為雷

雷者石氣之所化然四者又交相化焉故雨有水雨有

火雨有土雨有石雨水雨則為露霽之雨火雨則為若

果之雨土雨則為霖霖之雨石雨則為雹凍之雨所感

之氣如此皆可以類推也

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水火土石交而後有雨風露雷之化，有雨風露雷之化而後物生焉。

暑變物之性

物之性屬陽故為暑之所變

寒變物之情

物之情屬陰故為寒之所變

晝變物之形

形可見故屬陽為晝之所變

夜變物之體

體有質故屬陰為夜之所變

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

性情形體交而後有動植之感感者唱也陽唱乎陰也

雨化物之走

雨潤下故走之類感雨而化

風化物之飛

風飄揚故飛之類感風而化

露化物之草

露濡潤故草之類感露而化

雷化物之木

雷奮迅而出故木之類感雷而化然飛走草木又更相

交錯而化如木之類亦有木之木有木之草木之飛木
之走其他皆可以類推也

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走飛草木交而後有動植之應應者和也陰和乎陽也
性情形體本乎天者也飛走草木本乎地者也本乎天
者有感焉本乎地者有應焉一感一應天地之道萬物
之理也

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
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
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

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
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
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性之木也感晝
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而雨化者
是之性也應風而化者飛之性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性也
應雷而化者木之性也情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風而
化者飛之情也應露而化者草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
情也形應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飛之形也應
露而化者草之形也應雷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
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

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天地之生物所以萬殊而不固者以感應之交錯也感應之交錯所以謂之變化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此之謂也

性之走善色性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味性之飛善色情之飛善聲形之飛善氣體之飛善味性之草善色情之草善聲形之草善氣體之草善味性之木善色情之木善聲形之木善氣體之木善味性之性善耳飛之性善目草之情善口木之情善鼻走之形善耳飛之形善目草之

形善口木之形善鼻走之體善耳飛之體善目草之體善口木之體善鼻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此又言人物之有所合也天地之生物皆以其類而有所合焉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自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于萬物不亦宜乎暑寒晝夜無所不變雨風露雷無所不化性情形體無所不感飛走草木無所不應然後能生而為人故唯人為能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

善萬物之味不獨耳目口鼻能善萬物之聲色氣味而
心之官又能善萬物之理此所以靈于萬物也蓋天地
巨物也分而為萬物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能備天地
兼萬物者人之謂也故能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孟子
曰萬物皆備於我唯聖人然後能踐形能踐形則能反
身而誠之求諸己而天下之理得矣衆人則日用而不
知役於萬物而喪其良貴雖謂之人曾何異於物哉
親物內篇之二

人之所以能靈于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
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
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用也

人有耳目口鼻物有聲色氣味人之耳目口鼻能收物
之聲色氣味者蓋以人之與物本乎天地之一氣同乎
天地之一體也是故聖人盡己之性能盡人之性盡人
之性能盡物之性己之與人人之與物本乎一道故也
體無定用惟變是用用無定體惟化是體體用交而人物
之道于是乎備矣

體本無體故惟化是體用本無用故惟變是用體用變
化天地之至妙者也自非聖人孰能與於
然則人亦物也聖亦人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

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
物生一一之物當兆物之物者豈非人手有一人之人有
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
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之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
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入之入也夫物
之物者至物之謂也入之入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
當一聖人則非聖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

物有巨細人有賢愚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
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
物物之巨細如此生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人之謂也
言人能兼兆物也有一人之入有十人之入有百人之
入有千人之入有萬人之入有億人之入有兆人之入
人之賢愚如此生一一之人能當兆人者聖人之謂也
言聖人能兼兆人也聖人非徒能兼兆人又能兼兆物
能兼兆物兆人又能兼天地者聖人之謂也兼兆物則
謂之至物兼兆人則謂之至人至物者物之物也至人
者人之人也以一至物當一至人則謂之聖人麒麟之
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物之至者也聖人之於人人之
至者也天下之物或相倍蓰或相千萬物之不齊物之

憤也物之不齊如此唯聖人能書之者以能兼兆物兼
兆人又能兼天地故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
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
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
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
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
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

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
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無心為心天何所容
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四時行為
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雲行
雨施品物流形天何為哉故唯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
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
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故能上識天時知剛柔夷險之理故

能下盡地理。知巨細品類之別。故能中盡物情。達利害。成敗之幾。故能通照人事。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能與天地參。故能彌綸天地。能顯諸仁藏諸用。故能出入造化。能通乎晝夜之道。故能進退古今。能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故能表裏人物。

意。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聖人不世出也。故曰非世世而效聖焉。察心觀迹探體。潛用。先聖後聖其道一也。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故雖億千萬年。亦可以理知之。猶旦暮之間也。

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知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天地萬物皆一本。故雖萬殊。理無異致。乾坤之道。簡功。

而已。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妄言妄知者。不知易簡之道。奮私智肆邪說以滅天理。孟子所謂惡夫斲金者也。觀物內篇之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

天地為萬物之本

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

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

道生天地。故道為天地之本。以道觀天地。則天地為道之物也。天地生萬物。故天地為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天地之物也。道則無有邊際。天地則有盡。有盡則所以為道之物也。天地則無不覆載。物則有窮。有窮則所以為天地之物也。道之道盡之于天矣。

有道然後有天。天本乎道者也。

天之道盡之于地矣。

有天地然後有地。地本乎天者也。

天地之道盡之于物矣。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物本乎天地者也。

天地萬物之道盡之于人矣。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靈。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地而命萬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于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

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

天之於物無不發生。故能盡物。

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聖人之於人也。無不仁愛。故能盡人。

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謂聖人能異乎萬民。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

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爲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爲一道也明矣

昊天與萬物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物聖人之與萬民同乎一道故不異乎萬民萬民與萬物同乎一道則聖人與昊天亦同乎一道矣一世之萬物與一世之萬民同乎一道則萬世之萬物與萬世之萬民亦同乎一道矣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物也民也聖人也天也其道一也故古之聖人以一心而推萬心以一物而觀萬物以一世而知萬世者蓋由斯道也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有四府者

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有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有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天之四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相因而成天時則陰陽升降

而為春夏秋冬。聖經則禮樂污隆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易書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道更相為消長污隆。萬物萬民盡于其間矣。故皆謂之曰四府。

觀物內篇之四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春。

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

書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夏。

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

詩者。三王之事業也。三王之時如秋。

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冬。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易者。收長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天時迭為消長。聖經更為污隆。其道如此。可以意會。不

可以言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長生者脩夫仁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如性者也。收長者脩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休者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言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夫象者。

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

皇帝王伯之道如此。

脩夫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脩夫性者。文王之謂也。脩夫情者。武王之謂也。脩夫形者。周公之謂也。脩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脩夫聖者。秦穆之謂也。脩夫賢者。晉文之謂也。脩夫才者。齊桓之謂也。脩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摎得聖之事而已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易以道陰陽陰陽消長唯其時而已故皇帝王伯所以為易之體也書以道事帝王之迹存焉故虞夏商周所以為書之體也詩以道志始於二南而終於雅頌故文武周召所以為詩之體也春秋以道名分至於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其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

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

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三皇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三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

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為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

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故仁義禮智為書之用

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

性情形體為詩之用秦穆夫脩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

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為春秋之用也

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

事也

心無所在而無所不在故以用言迹有方所故以體言

心迹體用之間有權存焉則所謂體無定用唯變是用
用無定體唯化是體者也如是則心迹體用俱以混矣
文中子所謂適造者不知其殊也唯聖人為能盡之竊
嘗論之心迹之義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烏有
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剛能應變吉
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反
所履豈其所履哉信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
人之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記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
涉于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
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

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獨以謂非君子之言有為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
為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沈乎迹者
也若有子可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古人有以不學不
下惠而學柳下惠者亦此之類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
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
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為姦為惡者則害於
國家害於國家者芥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
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
國弑君嗚呼自非聖知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
伯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
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
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
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性三皇乎是
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以亦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
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
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歟

舍容不顯之謂意意在理中未見乎迹者也任理則無
為所以為三皇帝則有教有教則有言王則事功若故

有象伯則任智力故曰同數而異率任理無為天何言

哉以道化天下者也以道化天下故天下以道歸焉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

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者民亦

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

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自有

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

舉一毛以取與于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者乎

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性五帝乎是故知

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歟

并包徧而復之謂仁三皇之道也帝則有儀有物故曰同禮而異教王則有刑有政故曰同義而異勸伯則智力相尚故曰同智而異率有儀有物以德教天下者也故天下以德歸焉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性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

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正夫不政之謂也

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

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裁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斯之謂歟

皇盡性而已帝則見於事矣故曰同情王則法度備故曰同形伯則威力窮極矣故曰同體法度備則形見于天下矣形見于天下以功勸天下者也以功勸天下故天下以功歸焉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伯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率民者民亦

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
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
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者也命物止事之私也利也者
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
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
伯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伯伯
又不足則弟狄矣若然則五伯不謂無功于中國語其王
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于是乎盡
矣猶能維持二帝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
原者猶五伯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

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唯
人凶武人為于大君其斯之謂歟

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
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五帝則有
言有教故曰同賢而異教五帝國聖矣而謂之同賢者
其道則聖其事則已見乎迹方之於三皇之道則猶賢
也三王興事造業唯怨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伯則
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
五伯以術以率則專用變詐威力矣故天下以力歸焉
力有強弱故尚爭尚爭者爭乎利者也五伯爭利而猶

假虛名者尚有所畏憚也然為不以仁利不以義此所
以為伯也王者則為仁義而已五伯雖不若王猶能有
功于時過於夷狄遠矣周之東遷與滅亡無異尚能維
持數百年者蓋由五伯有尊王室之名也能以力率天
下有尊王室之名是猶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噬人山
武人為于大君者也履之九三以剛處剛者也以剛處
剛而不中故有武人為于大君之象伯者之事有類于
此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
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

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
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之形者謂之
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之聖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
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才術道德功力化
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皆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
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
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
之權變乎

有道德功力而後有化教勸率道德功力不同故化教
勸率有異時使之然也存乎體者言乎其體也存乎用
者言乎其用也體用之間有權存焉者變以隨時也變
以隨時者聖人之事也天道不變生成息矣聖人無權
教化隨矣非生物非去民而謂之權變則一歸于詐而
已矣愚孰大焉得謂之權變乎

勸物內篇之五

善化天下者止于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于盡德而已
善勸天下者止于盡功而已善變天下者止于盡力而已
以道德功力為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為教者乃

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為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
為率者乃謂之伯矣

化教勸率道德功力皇帝王伯之事也時異則人異人
異則事異故不同如此

以化教勸率為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為德易
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為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
為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
終焉始終隨乎天地者也

皇帝王伯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為表裏
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之則謂之今矣
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
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
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
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
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為今也以今觀
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
亦未必為古也古亦未必為古今亦未必為今皆自我
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

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
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
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
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伯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
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為能知時作經以為民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
益盡之矣

時有消長故有否泰經有因革故有損益非聖人不能

體消長知損益

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于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於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蓋有權與變存焉知權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

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

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也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而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於人也如書所謂止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伯之事也因而因則無為而已因而革舜猶堯道而有所變以隨時也革而因者武王伐商乃反商政改由舊是也革而革者一時變之極則一切變矣長而長為春長而消為夏消而長為

秋消而消爲冬時之消長其變如此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困者十世之事業也困而
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困而困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困則
困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
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而何百世之事業者
非五帝之道而何千世之事業者非三皇之道而何萬
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相者命世之
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
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

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
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道能久故其事
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困則困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
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
世謂得位而在上者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者也雖
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手
皇帝王伯者也故孟子謂孔子集大成者也

仲尼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夫如是則何止于百
世而已哉億千萬世皆可得而知之也

商周革命者也而亦有所因故商因於夏禮周因於商禮禹湯武王皆聖人也其道則同不得不因其時則異不得不革故皆有所損益唯聖人不苟同亦不苟異與時偕行知所損益以一世而知萬世故雖億千萬年皆可得而知之何止于百世可知而已所以可得而知之者豈有他哉以理知之故也

人皆知仲尼之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已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為仲尼則捨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為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已如其必

欲知天地之所以為天地則捨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歎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歎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剛柔者動靜之本也然天地何嘗有心於動靜哉蓋時為常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故孟子謂孔子聖人之時者也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歟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歟

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用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之妙用也陽闢而為動陰闔而為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於動靜則非動非靜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夫天地之心於此而見之聖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亦於此而見之雖顛沛造次未嘗離乎此也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退藏於密則以此洗

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齊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齊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者也聖人

作易蓋本於此世儒昧於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為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為心噫天之心何止於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為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行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美於靜而止哉為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為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

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唯其
無間所以為動靜之間也獨楊子云知易之本以作玄
始于中首象中孚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
謂天地之心也故其首辭曰陽氣潛萌于黃鐘之宮信
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
天地之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
悠久而不息所以為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
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
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
動靜之間者十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

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
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于此者
皆邪說妄行也先君皇極經世書蓋本於此所以觀物
篇首明天地動靜而此又明動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
至妙者焉學者教求其至在乎然而識之不可以言傳
也

觀物內篇之六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
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
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伯

也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伯聖人之事業盡在於是矣仲尼
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伍伯其道大德厚如此中庸
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
憲章文武而不及五伯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則兼
舉之矣孫五伯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伯猶
或取之以其功有于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
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於
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

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公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
徇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
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
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伯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
五伯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
王五伯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伯以力以道
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
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遠近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

之則快矣此皇帝王伯之所以分也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以億千萬年仲尼中
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耶所以重贊堯舜
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時之既往時之未來皆有億萬之數所以為古今仲
尼在古今之間何祖宗之寡子孫之多謂治世而亂
世多聖君少而庸君多也三王方三皇帝時雖不肖
然固已鮮矣後世不止難乎伯而伯亦有所不足也仲
尼贊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至禹則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
無間然矣文王則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固之
德可謂至德也已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夫
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
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贊仲尼乎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盡
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神
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五獨以為不然獨夫以百畝為土大

夫以百里為土諸侯以四境為土天子以九州為土仲尼以萬世為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孟斯亦未為之過矣

一夫之土百畝而已大夫之土百里而已諸侯之土四境而已天子之土九州而已皆有窮極者矣健忘之道通萬物萬世而無弊萬物世之所尊者也故曰仲尼以為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

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得在人也不在天也可脩而得之不可脩則不得是非繫乎天也繫乎人者也夫人之能求而得富貴者求其可得者非可得者非所以能求之也昧者不知求而得之則謂其之能得也故矜之求而失之則謂其人之不與也故怨之如知其已之所以能得人之所以能與則天下安有不知量之人邪

富貴在天不可求而得功德在人不可脩而至不可求而得故必曰有命所可脩而至故不可勉世之人不務脩其所可至而務求其所不可得惑之甚也故未得

之則患得之既得之則患失之得之則矜誇失之則怨
懟苟能知己得之人與之皆天也如是則安有不知量
之人哉

天下至富也天子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
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行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
壞之是天歟是人歟是知人作之咎固難逃已天降之災
禳之災益積功累行君子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
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苟
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寶命之故堯命舜天之歷教在爾

躬舜亦以此命禹天位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况

可以不道而取之邪此篇戒亂臣賊子使之知天命之
可謂也積功累行人之所當為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
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然
亦必亡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
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
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二者
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

夏禹商湯周武其功德在民深矣其創法垂統至矣後

世子孫雖中才之君能保惜其基業謹守其法度統統
業業而勿失雖百世可也夏則太康已失邦而其後有
桀商太甲已不明而其後有紂周昭王已南征還返而
其後有幽厲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蓋國至幽厲雖
曰未亡其實亡矣獨以文武之澤未斬國之典刑尚存
故至紂王而後失之其祖宗之艱難積累以得之其後
亡國敗家之人庸愚暴虐以失之若出一塗書曰為善
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此謂也
平王東遷無功以後王業振其西走無虐以喪王室成今
不逮一國諸侯仰存于五伯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平王東遷文武之業矣盡故無功以後王室振其西走
危王之執力極矣故無虐以喪王室皆不足道也竊嘗
論之桀紂幽厲皆暴君也自平王至赧皆庸君也庸暴雖
殊皆足以亡其國然暴君身為不善其亡也速其為天
下害也淺庸君未必能為大惡而天下之為惡者皆得
以肆其惡其亡也緩其為天下害也深故桀紂身為不
善湯武誅放而天下寧幽厲亦可謂暴矣獨以文武之
澤未泯止言其身而國之未亡幸也自平王至赧無顯著
之惡而其庸則甚矣其後有五伯有戰國有暴秦漢
塗炭五百年而天下受其害至深而後始定考之歷

代亦莫不然西漢自元成而下皆庸君也卒致新室之
亂幸天下未厭漢光武中興東漢自桓靈而下皆庸君
也卒致董卓之亂而後有三國有南北朝又分而為十
六國羯胡腥羶瀆汚中原民墜塗炭又四百餘年而天
下受其害至隋而後始定隋煬帝暴君也身為聖君
以亡其國不旋踵有唐以興天下寧唐自肅宗而下多
庸君也當時藩鎮固已暴橫于外宦豎又且擅權于內
其後有五季子又分而為十國皆得以肆其惡民墜塗炭
又二百年至本朝而後大定則暴君之為天下害也淺
庸君之為天下害也深槩可見矣

但時無真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把宋其誰曰少異是時
也春秋之作亦宜乎

當時是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王道而
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孟子告齊宣
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為國風春
秋始于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周平
王之時王者之迹熄矣故春之所以作也書終於文侯
之命周之東遷晉鄭馬辰之侯猶知尊國有功於時故

聖人取之始于典謨終之以文侯之命與秦誓則其特
其事可知之矣王者之迹熄而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不
絕如綫四郊之外皆非已有典一國亦何以異一所存
獨王者之虛名耳故黍離之詩列于國風也春秋始于
魯隱魯周公之國周公之禮樂典章具在于魯魯隱公
之也周公之業衰矣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又當周平之
時也易終于未濟卦一治一亂而未始有窮也

予非知仲尼者學為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出
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武出而自幽
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犬戎得以侮中國周之諸侯非

獨晉能攘去戎狄從王東都洛邑用存王國為天下伯者
之倡拒一主一瓚一之錫其能免乎

聖人人倫之至能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
夫婦婦之道正心誠身以治天下國家此蓋孔子之志
也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君之
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歎不亂其可得
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者也盜斯奪之矣故
犬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獨能攘戎狄而遷周于洛知
有君臣之義未同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
文侯之命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及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于名實俱亡者矣禮雖廢
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
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也之
也及晉之衰也秦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矣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存子貢
獨見其禮已久矣廢餼羊徒有虛名故致去之聖人用心
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禮雖廢而羊猶存後
世安知不有其羊而行禮猶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
愈於羊禮俱廢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

而尚能有功一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孟子謂好名之人
人能讓千乘之國好名之人於道雖為未至已能讓千
乘之國則與夫見利忘義貪取苟得無所顧藉者蓋有
間矣或曰好名之人矯偽不情烏足貴哉愚獨不然矯
偽為善豈不賢於矯偽為惡者乎竊嘗論之為人君者
能知堯舜之名為可好則莫不顯為堯舜好之而不已
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為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
為可好則莫不顯為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久彌是
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為可好好之而
不已行之而久是亦孔言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

之具也烏。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
豈不貴哉

齊景公嘗一日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是時也諸侯僭天子陪臣執國命祿去公室
政出私門景公自不能上奉周天子勅其臣下奉己不亦難
乎廟後齊祿卒為田氏所移夫齊之有田氏者亦猶晉
之有三家者亦猶周之有五伯也韓趙魏之于晉也既立
其功又分其地既卑其主又專其國田氏之于齊也既得
其祿又專其政既教其君又移其祿其知天下之事豈無

漸乎履霜之戒寧不思乎

君臣父子天下之達道人之大倫所以維持天下者以
此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古今一也周衰三綱五常絕
矣篡君弑父無所不至以君臣父子之道不故明也諸
侯既僭天子矣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大夫既僭諸侯矣
陪臣安得不僭大夫故雖管仲邦君樹塞門管仲亦樹
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玷管仲亦有反玷管仲猶
不知禮況其餘乎其甚為魯之三季以雍徹用八佾舞
于庭是以陪臣僭天子也陪臣而僭天子况於執國命
乎始於僭人於攘奪勢必然也故田氏之於齊韓趙

魏之於晉也 其君而盜其國獨使齊晉之君不敢僭
周則所謂田氏與三大夫者其敢逐其君而盜其國乎
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出乎爾者反乎爾不思之甚矣
易曰履霜 堅冰至 君子方履霜相之時固已知堅冰之必
至宜辨之早也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 周之衰也 諸侯不
朝天子久矣及楚預中國會盟仲尼始進爵為子其僭王
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王潛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

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
專以夷狄為事遂復為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為楚
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為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
為漢所代恃強凌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
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晉
有間矣

宋之為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
與諸侯爭驅于外恥居其後其于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 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

元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陸之地

去中原特

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爭虛名則足以

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也
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為強大與齊趙相抗為不與諸國爭勝負
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與王之理也而乃遣
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
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以降漢唐為滅秦
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起

于西夷遷于岐山徙于咸陽兵漬宇內血流天下吞啣
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
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
于秦誓言一事實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誓伯之優者也故房書言典誥
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中行而與之必
也任道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迫於王道者雖一善必錄
聖人之心如此然終于誓言則世之盛衰道之巧隆可

知之矣

有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

并吞海

同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

伏之國

亦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法其貽

謀慘

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之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之惡也者亦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于周秦漢楚哉擇于善惡而已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亡好生者天

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性理大全

之九

性理大全

四

性理大全書卷之十

皇極經世書四

觀物內篇之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于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于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即

出於一途哉

堯舜禪

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以功以

放以殺也

非聖人

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至於征伐放殺
蓋有不得已者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
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途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
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姑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為姦
為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
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略謂詔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
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焉

天與人相為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正之由繫乎上
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
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人是雖其為小人雖庸

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為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
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非無小人也其難其為小
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
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非無君子也是
難其為君子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
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
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

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正為君

子邪

子小人相為盛衰猶陰陽之相為消長

聖人之方

秦言之詳矣且治世非無小人也亂世

非無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所以為泰而天下治矣。君子。人在内所以為否而天下亂矣。君子小人無世無之在乎人君所好所用而已。人君好德則民用正而君子進小人退矣。人君好佞則民用邪而小人進君子退矣。唐堯之時非無小人也。君子在内而衆小人在外而寡則小人不勝君子也。故雖有四凶亦不能害君子。商紂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在外而寡小人在内而衆則君子不能勝小人也。故雖有三仁而不能去小人。所謂内外者不獨在位在野而已。但信而任之則為内。踈而遠之則為外。上好正而信任君子則小人遠矣。不必待屏絕誅竄而後為外也。上好邪而信任小人則君子遠矣。不必待斥逐放棄而後為外也。所謂小者聖人亦未嘗疾之已甚也。但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各得其所而已。君子在上則足以制小人。小人在下則順以從君子。如是則天下未有不治者也。若夫疾惡而不能去去惡而無其術者適所以致禍亂之道也。嗚呼。君子小人用與不用實繫上之所好。上之所好實繫天下治亂可不慎哉。

賢愚人之

言民之常情。虞舜陶于河濱。傳說築于巖下。天下

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

也吁。利害

而予戰森于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

傳說之賢

求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

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唐堯之舉舜。商宗之用說。蓋有素矣。猶歷試諸難。稽之夢卜。所以厭天下之心也。雖舜之聖。說之賢。苟為利害所蔽。人亦安知其聖賢哉。故堯高宗不得如此。貴乎有名也。

易曰。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有伊尹之位。有伊尹之時。有伊尹之德。有伊尹之心。忠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放君所不避也。苟無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為篡也。烏可哉。故必如坎。行有尚。而後可以濟乎坎也。

易曰。由豫

勿疑。朋盍簪。剛健主豫。動而有應。群疑

乃亡能自
處謗者

君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
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

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
孝者乎吁若委寄于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
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
亦近之手

有周公之位有周公之時有周公之德有周公之心忠
於社稷公於天下則可雖曰誅兄於弟所不避也苟無
其位無其時無其德無其心不忠不公則是大惡也烏
可哉故必如豫之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而後可以主豫

也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
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
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
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
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譎詐
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
義則
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
之事
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

君子

退流已

三王尚

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于義也。尚言

者必入于利也。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伯用譎詐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于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于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

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于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故徒言之。不若躬行之。行之者。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安而行之者。以無事盡于心者也。孟子所謂舜由仁義行。者是也。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雖曰行之。而心或有所未盡。故不若盡心之為善也。既能行之。久而必有所至。及其成。力一矣。言之于口。則人得而聞之。行之于

身。則

盡之于心。則神得而知之。所謂盡之

于心

者。不言而信者也。不言而信。則神得而

知之

可欺

不欺暗室。不愧屋漏。以神之聰明。不
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
于心。謂行之。身不若盡之于心也。無口過。易能慎言
語則無口過矣。無身過。難能踐履則無身過矣。無身過
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所謂心過者。不必待
見於事為之際。思慮一萌。苟離于道。是為過矣。既無心
過。何思何慮。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何難之有也。能無心
過者。其惟聖人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何過之有。未至於聖
人。則未能無過。故孔子謂顏淵為好學。則曰不貳過。又

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始可以謂之無身
過者也。及其問仁。則告之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至於非禮勿動。則使之進於無心過之
地也。故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夫心有一所動而
在乎非禮。則遠于仁矣。顏子至於三月不違仁。則幾于
聖者也。此道之妙。不可以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觀物內篇之八

仲尼曰韶盡

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管

仲相桓

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

其彼

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

天下之
人以其
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

天下則高于狄亦遠矣以武比舜則
不能無過比桓公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此言帝王之異霸之於王固遠然亦有功于時故聖人
猶取之漢不純乎王而雜乎霸者也舜武皆聖人也所以異者時不同故也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子房其
如人心未易何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已故書
謂之獨夫紂也

且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異也自古殺
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
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無生路可移也而又况以刃多殺
天下之人乎

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以
虐政殺之以白刃殺之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
能免者嘗

已殺之
文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
一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使人殺
之
改使人殺之甚於已殺之也使人殺

之言

路可知

又加之以白
炭可知之矣

已以虐政殺之者謂天下之人無生
也於白刃也人况既以虐政殺之而
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
秦二世萬乘也求為黔首而不能得漢劉季匹夫也免為
元首而不能已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
之者謂其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利民則匹夫可以為元首害民則元首欲為匹夫而不
能利害之間如此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有道也
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道而就有道也
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
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天之禍福視民之去就視君之仁與不仁君
之仁與不仁在乎利民害民而已利民則天降之福害
民則天降之禍人君始于利民害民而天之禍福卒及
其身及其子孫可不畏哉可不慎哉

日既沒矣月

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星難乎

其為光

亦希乎漢唐既創業矣呂武既
非臣之希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

擅權

為其

忠臣

文曰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

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

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死奚益况其有

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于不正孰若生于正與其生于不

正孰若死于正在乎忠與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

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

愛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任天下之事易於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易於成天

下之事故聖人貴成天下之事而不計乎死與生也生

而敗天下之事生以奚益死而不能成天下之事死以

奚益生也死也君子未嘗有所擇所擇者正與不正而

已不正而死不若正而生不正而生不若正而死君子

無求生以害仁不貴乎苟生以敗天下之事也有殺身

以成仁貴乎成天下之事而死之以正也至于死則非

君子之所得已而死死而能有所成則死猶生

也故君子必死之雖然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

能知幾而

木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

乎理

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

口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不可

非臨難苟免蓋不至于苟免之地也苟

在死其所也人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瞶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為非則知由之死未為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後世之人不明義理不擇所事而死於其難者有之矣是

特大馬之忠而已比之賣主以為利者固有間然皆不得其死者也嗚呼君子之出處所與所事實死生之所繫可不擇哉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乎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蕭艾忠于智者不由乎其間矣

留侯梁公
區之
其功大矣古之成大事者不務為區區志於遠者大者而已

仲
極亂

斗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

變極亂

有漸故必至于三變也

三皇之法無殺。五伯之法無生。伯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于帝矣。帝一變。至于皇矣。其于生也。非百年而何。

古者謂三十年為一世。天時人事更一世則變。變極治而為極亂。變極亂而為極治。皆有漸次。世變至于三則幾百年也。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燠如也。如秋。淒如也。如冬。冽如也。

皇帝王伯。春夏秋冬。其時如此。溫燠淒冽。其變如此。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惑。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也。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在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

君子

在人而所以使邪正之得行

由天乎。君子小人。正道邪道。猶天

也

歸之於天

者也

心盈虛莫非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

人。盡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

以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行。天地人
物則異也。其于由道一也。

嘗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意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
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道無形跡。故名之曰道。以謂如道路之道。名之曰道。則

已在乎形跡之間矣。然則道果何在乎。易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孟子曰。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又曰。道若大路
然。使天下之人由此而求之也。聖人語道。止可至此。在
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
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
然乎。吁。賊夫人之命也。

有君子之

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

消。

一長。天之道也。然聖人未嘗不

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

不

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

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

治亂天也。

一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

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

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

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

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

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

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故謂之

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于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為道也。三代之世。亂。

未有不亂。人倫之為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

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

者也。

所以謂之入倫。曰。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

治。失其理

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

不日

待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由此以治天下。孔孟莫不以此

無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為或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

無父無君

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况其不盛于漢唐者乎。

三代之盛。王皆由明人倫而興。其後世皆由廢人倫而亡。漢唐不逮三代之盛。其興也亦莫不由此而興。其亡也亦莫不由此而亡。如唐之太宗。人倫已不甚明矣。故其後世數致禍亂。嗚呼。有天下者。人之大倫。其可廢乎。捨是則與禽獸夷狄奚擇。夷狄之相殘。禽獸之相食。以

無人倫故也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臣不尊。君子不順。父妻不從。夫夷狄之凌中國。小人之勝君子。皆亂之道也。

噫。二道對行。可也。台。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

亂

乎

多而君子少。由天之陰陽。陽數。陽而陽。常少於陰。故君子之進

人之進也常易而退也常難理

如

天地尚由

人與物乎人者物之至靈者也

物之靈未若人之靈尚由是道而生又况人靈于物者乎

是知人亦物也以其至靈故特謂之人也

天地人物皆由道而生人靈於物者也靈於物故能宰

萬物

觀物內篇之十

日經天之元月經天之會星經天之運辰經天之世以日

經日則元之元可知之矣以日經月則元之會可知之矣

以日經星則元之運可知之矣以日經辰則元之世可知

之矣以月經日則會之元可知之矣以月經月則會之會

可知之矣以月經星則會之運可知之矣以月經辰則會

之世可知之矣以星經日則運之元可知之矣以星經月

則運之會可知之矣以星經星則運之運可知之矣以星

經辰則運之世可知之矣以辰經日則世之元可知之矣

以辰經月則世之元可知之矣以辰經星則世之運可知

之矣以辰

知之矣

會運世以相經而皆有數存

皇

元
百二
百二十會
運之會四千三百二十
世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會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世之世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以日經日為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月為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為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日經辰

為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三百二十故也。則是日為元。月為會。星為運。辰為世。此皇極經世一元之數也。一元象一年。十二會象十二月。三百六十運象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世象四千三百二十時也。蓋一年有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四千三百二十時。故也。經世一元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三世三十年。日為一。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為皇極經世一元。元之間猶一年也。自元之元更

相
元之辰更相變而至于辰之辰
變則生生而不窮也。皇極經世

皆

前此不

之蓋藏諸戶也。謂天地之數也。

伸之可至于終而復始也。其法
三十三。日月之數也。其數見于
之。說不著于書。使人求而得

元之元。以春行春之時也。元之會。以春行夏之時也。元之
運。以春行秋之時也。元之世。以春行冬之時也。會之元。以
夏行春之時也。會之會。以夏行夏之時也。會之運。以夏行
秋之時也。會之世。以夏行冬之時也。運之元。以秋行春之
時也。運之會。以秋行夏之時也。運之運。以秋行秋之時也。
運之世。以秋行冬之時也。世之元。以冬行春之時也。世之

會。以冬行夏之時也。世之運。以冬行秋之時也。世之世。以
冬行冬之時也。

春夏秋冬一歲之運。其變如此。在大運亦然。不過乎陰
陽消長而已。

皇之皇。以道行道之事也。皇之帝。以道行德之事也。皇之
王。以道行功之事也。皇之伯。以道行力之事也。帝之皇。以
德行道之事也。帝之王。以德行
功之事也。王之皇。以功行道之
事也。王之王。以功行功之事也。
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

王。以功行功之事也。伯之皇。以力行道之事也。伯之

力

力行

士以力行功之事也。伯之伯以

皇帝王

如此在萬世亦然。不過乎因

革而已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畫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則

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伯冬也。七國冬之餘。列也。漢王而不足。晉伯而在。餘三國伯之雄者也。十六國伯之叢者也。南五代伯之借乘也。北五朝伯之傳舍也。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伯。江漢之餘。漢也。唐李諸鎮之伯。日月之餘光也。後五代之伯。日未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

為春。五章典章備矣。故於時為

夏三五

為秋。五伯刑殺尚矣。故於時

為

上伯而已。漢雜乎伯。故王而不

餘三國伯之盛強者也。自十六

也

隋季諸

之餘波日

示出之星也

乎伯者也。隋方之於晉猶父子

也。皆不足于王而雜乎伯者也。

五季皆不足道也。故曰江漢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傳可明

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或隳。或強或羸。

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

年為一世。豈徒然哉。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

以一變矣。苟有命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始夷狄。三

變而帝道可舉。惜乎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

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于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

之難。不其然乎。

上論歷代之治。此又論治世少亂世多。盡自堯舜以來

一治一亂。興廢之問。不過一二世。而其風已衰矣。自極

亂而至極治。俟化之必洽。教之必浹。天下始一變矣。若

者。謂三十年為一世。不獨天時之變如此。在人事一變

亦非三十年。命世之人。繼世而興。雖幾如

夷狄三

父則百年矣。故必百年而後

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

不克嗣述者多矣。時之難如此。

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也

太陽之體

十二少陽之體數十少陰之

體數十二少

柔之體數十二太剛之體數

十。太柔之體數十二。進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退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是謂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進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退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是謂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體數一百六十。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一百九十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一百一十二。大陰少

陰太柔少柔之用數一百五十二。以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唱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是謂日月星辰之變數。以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用數和太陽少陽太剛少剛之用數。是謂水火土石之化數。日月星辰之變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動數。水火土石之化數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植數。再唱和日月星辰水火土石之變化通數二萬八千九百

日為七

陰。其數十二。星為少陽。其數

石為少剛。其數十。土為少柔。其數十。水為太柔。其數十二。太陽少

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本數

二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

一百九

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

少柔之體

數之內退四十八得一百一十

二。一百九十二數內退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太陽

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之用數也。陰陽剛

柔互相進退。去其體數而所存者謂之用數。陰陽剛柔

所以相進退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剛中有柔。柔中有

剛。天地交際之道也。以一百一十二因一百五十二得

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水火土石之化數。以一百五十

二因一百一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謂之日月星辰

之變數。變數謂之動數。化數謂之植數。以一萬七千二

十四因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一萬

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此易所謂萬物之

數也。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曰易用九

六。經世用十十二。用十十二。用極數也。十去其一則九

矣。十二。故日陽也。止于十。月陰也。止

于十。經世皆本於四。四者四象之

三十二。是為乾一爻之策數

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

也。三十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為

三十二

二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千六

百有八是為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為數則一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

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有日月星辰則有暑寒晝夜。蓋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也有水火土石則有雨風露雷。蓋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有暑寒晝夜則有性情形體。蓋暑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也有

雨風露

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

雷

也。暑寒晝夜。雨風露雷。又相

所以生也。

天

陰分陽分

之謂也

天地陰陽萬物由之以生人備天地萬物而靈于萬物者也

觀物內篇之十二

有日日之物者也有日月之物者也有日星之物者也有日辰之物者也有月日之物者也有月月之物者也有月星之物者也有月辰之物者也有星日之物者也有星月

之物者也有星星之物者也有星辰之物者也有辰日之物者也有辰月之物者也有辰星之物者也有辰辰之物

一七

日日之物太陽之太陽者也日月之物太陽之太陰者也日星之物太陽之少陽者也日辰之物太陽之少陰者也月日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月之物太陰之太陰者也月辰之物太陰之

少陰者也

太陽者也星月之物少陽

之少陽者也星辰之物少

少陰之太陽者也辰月之物

一切少陰之少陽者也辰辰之
化如此

日日物者

走也日星物者飛木也日

辰物者飛

飛也月月物者走走也月星

物者走木也月辰物者

草也星日物者木飛也星月物

者木走也星星物者木木也星辰物者木草也辰日物者

草飛也辰月物者草走也辰星物者草木也辰辰物者草

也

飛飛者飛之捷者也飛走者飛而走者也飛木者飛而
類乎木者也飛草者飛而類乎草者也走飛者走而飛

也走走者走而走者也走木者走而類乎木者也走

木而類乎草者也木飛者木之類乎飛者也木走

木之類乎走者也木木者木之木者也木草者木之類

乎草者也草飛者草之類乎飛者也草走者草之類乎

走者也草木者草之類乎木者也草草者草之草者也

物之氣類口七

有皇皇之

者也有皇王之民者也有

王

也有帝帝之民者也有帝

也有王皇之民者也有王帝

也有王伯之民者也有伯皇之

伯王之民者也。有伯伯之民

六

無君之

功之謂王。尚力之謂伯。皇

皇之民

之民者皇之帝者也。皇王

之民者皇之

伯之民者皇之伯者也。帝皇之

民者帝之皇者也。帝帝之民者帝之帝者也。帝王之民

者帝之王者也。帝伯之民者帝之伯者也。王皇之民者

一皇者也。王帝之民者王之帝者也。王王之民者王

二者也。王伯之民者王之伯者也。伯皇之民者伯之

土者也。伯帝之民者伯之帝者也。伯王之民者伯之王

也。伯伯之民者伯之伯者也。均為皇也。均為帝也。均

也。均為伯也。其世變汚隆不同如此

者士士也。皇帝民者士農也。皇王民者士工也。皇

伯民者士商也。帝皇民者農士也。帝帝民者農農也。帝王

民者農工也。帝伯民者農商也。王皇民者工士也。王帝民

者工農也。王王

也。王伯民者工商也。伯皇民者

商士

與作之謂工。趨利之謂商。皇

士農工商民俗之澆淳不同

性情也。飛木物者，性形也。飛也。走走物者，情情也。走木，木飛物者，形性也。木走物者，草木物者，形體也。草飛物者，草木物者，體形也。草草物者，體

異所以物之有氣類也

士者仁也。士農民者，仁禮也。士工民者，仁義也。士者，仁智也。農士民者，禮仁也。農農民者，禮禮也。農工

禮義也。農商民者，禮智也。工士民者，義仁也。工農民者，義義也。工商民者，義智也。商士民者，禮也。商工民者，智義也。商商民者，智

之所以不同也

一之十，飛木之物一之百，飛一之十，走走之物十之十，走木，木飛之物百之一，木走之，草之物百之十，草飛之物，一之物十之百，草草之物十

而兼兆物者也自此各有
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物

一之十士工之民一之百士
十之一農農之民十之十農工
十之千工士之民百之一工農之
百之百工商之民百之千商士之民
千之千商工之民千之百商商之民千

一之民一之一謂為一人而兼兆人者也自此各有
商商之民民之極細者也故為千之千人

之飛當億物一百之飛當萬物一
當億物十十之走當萬物十百
物百一之木當萬物百十之
一之木當十物千一之草
之草當十物千千之草當

億民一百之士當萬民一

民十十之農當萬民十百

百一之工當萬民百十之

之工當十民千一之商

一之商當十民千十之商當

也

八物者非巨物而何為一一之民能當

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之物能當兆物者謂以一物而可以兼兆物物

之民能當兆民者謂以一民而可以

也為千千之物而分一物者物之細

分一民者人之細者也

息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生兆民

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

踐跡為大非大聖大神之

果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

八能兼万物而亦有賢愚之

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
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
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
也人之身實具天地万
是而履之如是則不負于天

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
亦觀之以理也

牛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

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
知也所以謂之性者盡之而後可知
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
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正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

小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
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
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
能人之能反觀也

模範有所不同則其明之
之為明出於自然也水能
明動於上重濁亂于下則
之明也聖人之明表裏
無出之者以其能反觀也能
於我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物
物不物於物故能以物觀物能以
也
能以物觀物又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
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則能反觀能反觀則能無我不以我觀物者
下之害者莫大乎有我有我則無自
至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善為
亂以亂為治以君子為小人以小
無所不至者皆以我為之蔽也故
患在蔽於物蔽於我蔽於
一也
皆物也

之與物本乎一道故
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親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
心死之心我之與人人之
向則責於己無所不怒責
施於人無所不薄推
十人之人之罪人也

己之目其無所不觀矣用天
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為己之
天下之心為己之心其心無所不
于凡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于聞
天下之言其于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

曰大矣

曰天故能同乎人能同乎人故能
之目天下之耳為己之耳天下之口
為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
曰總蓋由斯道也

高其樂至大能為至廣至
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
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
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
未之或知也已

之觀物者天地亦物也而人乎人亦物矣而况於物同乎物矣然後能觀物觀此之類皆物也物皆有之哉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以其後得於近而遺於遠焉足以觀物者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以盡天下之物哉以理觀物則是是

遠無近無前無後無得而逃於吾之之所觀則天下之理皆得矣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理者窮之命者至之而後知此三知者一者則其於天下之事何所不知二者則其能一萬物之形三者則其能一萬物之情聖人觀也所以謂之反觀者不物觀之物謂也如是則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

所謂我哉我與人皆物也
然我矣然後能用天下之
己之身用心口天下之身為己
今天下之身目心口其
唯其用天下聞見謀論
為哉無為而已矣故曰能為至
心中無一為焉豈不謂至神至
能事畢矣故曰過此以往未之





原件短缺

卷11-卷13

